

瓷骨

酒澈

著

上

佳入如我、自有風骨、骨大而生、清美之華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瓷骨

上

酒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骨 / 酒澈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00-1900-3

I. ①瓷… II. ①酒…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3115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 bhzw. com](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瓷 骨
作 者 酒 澈
责任编辑 胡志敏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621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80元 (全2册)
书 号 ISBN 978-7-5500-1900-3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283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	001
第二章	前程未卜	011
第三章	黄雀在后	041
第四章	长恨别离	075
第五章	瓷笔生花	117
第六章	缘起殊途	149
第七章	密云暗涌	177
第八章	妖狐夜出	201
第九章	得失荣枯	235
第十章	女督陶官	271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他混在人群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在遍地的陶瓷碎片和斑斑血迹中，她环抱住唯一完好的薄胎瓷，如同抱紧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几缕晦暗的光线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渗透进来，照出她苍白颤抖的、似乎随时可能进出痛苦呼号的嘴唇。

他等待着她的发泄，痛哭或嘶吼都可以理解。然而，一切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发生。她没哭没闹，只是安静地站在满地狼藉之中，如同脚下的碎瓷一般，是空洞的、破碎的。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还未从巨大的变故中清醒过来。

沈瓷记得，就在三个时辰前，自己还和父亲兴奋地讨论着这批刚出窑的薄胎瓷。其胎质细腻，轻巧秀丽，虽然离薄如蝉翼还差了几分，但已可以称作上品。多次探寻失败后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父女俩的喜悦自不必说。沈瓷更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想着上个月欠下的瓷窑租金，终于可以还上了。

“阿瓷，来，你把这个花瓶送给卫朝夕。”沈父小心翼翼地抚了抚釉面上的缠枝莲纹，这才将花瓶递给沈瓷，道，“说实在的，若不是因为你同卫朝夕是好友，她爹必定不会容许我们时不时欠下一两个月的租金。你把这个送给她，让人家看看我们新做出的这批薄胎瓷，也好让她和她爹心里有个底。这钱啊，很快就能周转开了。”

沈瓷点点头，轻手接过。白玉般的瓷底上，柳黄、嫣红、藏青点缀其中，泛着透亮的光泽，她的嘴角牵动起一个轻盈的弧度。

“爹，那您在家等着，我快去快回。”

沈瓷用一块靛青色的方巾裹住花瓶的下围，抱在怀里便往外走。从瓷窑到街市，要穿过自家卖陶瓷的商铺，沈瓷匆匆经过时，像往常一样放慢了脚步，似乎怕惊扰了这一店易碎的物什。

在这里，她头一次看见了他。

年轻男人有着浓黑的眉毛和眼睛，一身墨色团福锦缎长袍，腰际束着镂雕麒麟纹青玉带板，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他看起来不比她大多少，独自一人在小小的店铺里晃了一圈，完全没有留恋的意思，末了皱起眉峰，轻轻地摇了摇头，抬腿便要离开。

沈瓷原本是没有在意的，可是刚转回头，余光便瞥见了他那个皱眉摇头的动作，又瞧他一声不吭便要走，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被看低的不快。沈瓷站在原地想了想，这样一个富家公子，若是看上自家的陶瓷，那她父女俩必定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她因为这想法凑足了底气，快步上前，赶到他身侧，轻轻福了福身，道：“这位公子来去匆匆，可是小店无一物能入您的眼？”

年轻男人微微一怔，脸色转瞬变得从容不迫。他看了一眼这个抱着花瓶的少女——身子微微低福着，语气动作都是有礼有节，眼神却是倔强的，像是挽留，更带着点儿不甘心。

他方才悄悄从父王视察的队伍里溜出来，如今颇有些闲心。听了沈瓷的问语，忍不住“哧”地笑了出来。虽然没直接回答她的问话，可那声笑，已泄露了他的答案。

沈瓷听出了他的不屑，也没恼，依然保持着恭恭敬敬的姿态：“公子是有见识的人，可否帮忙瞧瞧我手中这件薄胎瓷？”

他低头一看，伸手便将其从靛青色的方巾中拿了出来，放在手里把玩了一番。

沈瓷没作声，任由他看去，也不在一旁说什么谄媚或自夸之词，只安静地等着这年轻人的品鉴。这安静令他感到满意，像是她屏着气在聆听他，便不由得将手中的瓷器瞧得更仔细了些。

“我看啊，就你手上这件，还勉强算是不错。”他下了结论，又用手指轻轻弹了两下瓷面，补充道，“不过，离我想要的标准，还差得远。”

沈瓷瞧他说得煞有介事，又是年纪轻轻，不知是什么来头，思考片刻后，方道：“还请公子指教。”

他愣了半秒，自己并不是品瓷的行家，甚至对此全无研究，只不过平日里耳濡目染，自然分得出优劣。若真要他品评，却是毫无章法。分神间，他默默看了她一眼，谁知沈瓷也正巧抬起眼来，两个人的目光碰上，谁也没让谁，他心里却莫名地起了涟漪。

他将手中的花瓶递还给她，用这传递的时间快速拟好了腹稿，神情已恢复从容淡定，架子端得足足的，就这样开说了：“先瞧你这瓷胎吧，细腻是细腻，可作为薄胎瓷，还不够薄，透光程度做不了上等的薄胎皮灯。因此，制陶的技巧，还不够娴熟。可是，最重要的缺陷，却不是这点。”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等着她迫不及待地追问。可这小姑娘像不懂似的，认真地聆听着，就是不接他的话。他有些尴尬，轻轻咳了一声，沈瓷这才开口，遂他的意问道：“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得到台阶，话语方脱口而出，一本正经地道：“是画技。”

“画技？”

“对。”他点头，目光在她身后的陶瓷店铺里扫了一圈，道，“你这店铺里的陶瓷，还有你手上这件，画的都是匠人风格，按样板摹出来的。没新意，也没风骨。知道为什么官窑的瓷器最精致不？不光是因为资金充裕，还因为陶瓷上的图案都是京城画院设计的，那些文人画师多的是情怀风骨，在选材、内容乃至绘画技法方面，都比景德镇单纯的工匠更胜一筹。”

沈瓷原本没太把他的见解当回事，可听他这么一说，又细细想了想，好像的确是这么个理儿。她和父亲一直生活在景德镇，没去过别处。一时间，沈瓷竟禁不住想，父亲如此热情地投入瓷业，却成效甚微，是不是眼界没打开的缘故？

年轻男人瞧着沈瓷的神情，知道她已是听了进去，便越说越自得，越扯越笃定，方才还愁着不知讲什么，如今已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姑娘，这景德镇虽然被称作‘瓷都’，但也有弊端，便是匠气太重、缺乏灵气。要我说啊……”他稍微顿了顿，觉察到自己的语调过于高昂，便放低了些，显得更加沉稳，“要我说啊，你若想在这一行真正站稳脚跟，不能单靠临摹别人的创意。你啊，得烧制出别人没有的陶瓷精品。这，才是关键。”

这话让沈瓷如同遭了一记惊雷，有些豁然开朗的意味。他的话全是临场发挥，只不过是借端端架子，却一不小心说到了她心里去。

静了一会儿，沈瓷才回过神来，终于诚心实意地回应：“公子见解甚是独

到，小女获益匪浅。不瞒公子说，我家刚刚才烧制成薄胎瓷，的确还有诸多不足。不知能否请您到瓷窑处看看，再指点一二？”

他正在兴头上，还想着乘胜追击再胡诌一把，便应了下来。抬腿正要走，路却被一个人挡住了。

“哎呀，小王爷，我可算是找到您了。”来人是个身着黄衫的女子，二十八九的年纪，头微微低垂着，急切道，“若是再瞧不见您的人，王爷可要拿我们这群下人开刀了，还请您啊，赶紧同我回去吧。”

被称作小王爷的年轻男人，步子刚刚迈出一半，便不甘不愿地收了回来。他转过身来，刚好对上那黄衫女子恳切的目光。他悠悠叹了口气，满脸都是坏了兴致的失落。

“唉，走吧。”他懒洋洋地抛出几个字，没向沈瓷做什么解释，甚至看也没多看她一眼，跨步出门，就这样带着那黄衫女子离开了。

沈瓷愣在原地，望着那敞开的店门，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她隐隐约约记得，今天似乎是淮王来景德镇视察的日子，那么，能被称作小王爷的人，身份已是显而易见。

她仰起头来看看，门外，天是青白色的，一如光滑亮薄的瓷釉。偶有浮云飘过，在釉料薄处，隐约显出香灰胎体，如同陶器破碎的一角。

沈瓷撤回目光，自讨没趣地笑笑，终于想起她原本要去的地方，理了理手中的方巾，重新抱起薄胎瓷，默默地朝卫家的方向走去。

小王爷朱见濂离开了沈家的店铺，带着黄衫侍女秋兰往回走。一路频频有人侧目，因为这年轻男人衣着华贵、气质出众，绝非普通百姓。

朱见濂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得稳稳当当，时不时还朝街道两旁的店里打量一番，这才想起刚刚离开陶瓷店时，忘了同那小姑娘告辞。

罢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忘了便忘了吧，今后恐怕也没有什么再见的机会。

朱见濂这厢正琢磨着，秋兰的声音便在身旁响了起来：“小王爷，容奴婢多嘴。王爷最近正琢磨着立世子的事，继王妃正虎视眈眈地想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去呢。您如今没有母妃支持，势单力薄，若是再这样胡闹下去，这世子之位恐怕就说不准了。”

朱见濂听了，表情未变一丝一毫：“怕什么，做不了就不做，我还真没放在

心上。”

秋兰急了：“话可不能这么说，奴婢明白，小王爷您不屑去争，但该是自己的东西，也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朱见濂顿住脚步，回头静静地看了眼秋兰，没再说话。那目光里，说不清是赞同，还是斥责。

前方的街道突然喧闹起来，人们渐渐围成一团。秋兰在朱见濂的注视中泄了气，垂下目光，悻悻地走上前，扒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淮王视察的队伍。

浮梁县令眼尖，认得秋兰是朱见濂身边的侍女，瞧她镇定的模样，便知必定是找到了朱见濂，连忙下令让簇拥的群众散开。层层人潮剥离之后，淮王终于看到了自己失踪半日的嫡子，正悠悠闲闲地站在路中央，若无其事地朝他作了揖，从容淡定地唤了声“父王”。

淮王不好当众动怒，只得将朱见濂召回自己身边，继续视察。他刚刚在浮梁县令的介绍下参观完御器厂，看了一大堆“官窑器”，眼都花了，现在打算寻一两处民窑随意瞧瞧。

没走多远，朱见濂便发现周围的景致有些熟悉。再往前看，沈家的店铺已在视线可及的地方。他有瞬间的恍神，怎么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这里呢？蓦然，他想起了那个抱着薄胎瓷的姑娘。蛾眉星眸，桃花瓣一样的唇色，小小的低低的下颌，不爱说话，但看他的时候，眸子晶亮澄净。他还想起，他之前答应了她，要去她家的小瓷窑再指点一二，他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此时，淮王已经瞧见了一家规模较大的民窑，外边的店面也修得精致大气，甚合他的心意，正打算带着一帮人进去呢。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那不安分的嫡子朱见濂突然顿住了脚，还没等自己发话，便扬手指了指另外一个方向，语气不容置疑地说道：“去那家店。”

沈瓷沿着街市走了一段，又拐进一条深巷，行人便少了许多。围墙内，隐隐飘来了八月桂的香气，伴着交织纷飞的落桂与清风，似有凛冽的寒意生出。再拐一个弯，就是卫家的宅子。

她停下脚步，敲了敲那扇朱红色的大门，有仆从把门开了一条缝，探出头来看看便笑了：“哟，是沈家姑娘啊，来找小姐的？”

沈瓷点点头：“我有东西给朝夕。”

“姑娘且等等，容我通报一声。”

往常而言，沈瓷来找卫朝夕，是不必等太长时间的。可是今天那仆从离开以后，她花了从前三倍的时间，才等来了回应。朱红色的门再打开，却根本没瞧见卫朝夕的影儿，面前只有方才那仆从。

“姑娘，我家老爷和小姐有请。”

沈瓷没多问，心中已猜到了几分，跟着他穿过庭院里的假山花草和楼阁轩台，最后在一道虚掩的门后停了下来。仆从顿住脚，刚提起气准备通报，声音便被屋内激烈的争执声淹没。

“老爹，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阿瓷她家只是这几月资金周转不开而已，哪次欠你的租金没还？那瓷窑怎能说不租就不租了？”

卫宗明叹息：“朝夕，你还小，不懂事。因为你的缘故，这些年他们的租金我从来就没涨过，还不算仁义吗？现如今啊，是有人要花大价钱买那个小瓷窑，比起租给他们，实在划算得多。你爹我归根结底是个商人，哪能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做成了生意，还不是为了让你生活得更好？”

“你也不差这一笔生意，干吗非要卖那小瓷窑？”卫朝夕根本不管这么多，头发一扬，小手一挥，径直道，“我不听这些乌七八糟的理由，你就不许卖。不然，你让阿瓷怎么办呢？你让我以后怎么见她？”

卫宗明深吸一口气，还要说些什么，沈瓷身边的仆从突然轻轻咳嗽了一声，微微屈膝，含胸低首：“老爷，沈家姑娘到了。”

室内愕然静了下来，半晌后，方听见卫宗明浑厚的嗓音：“请她进来。”

沈瓷进屋，绕过一道屏风，便看见卫宗明一本正经地坐在中央。卫朝夕站在侧旁，嘴里包着空气，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卫老爷，朝夕。”沈瓷有些尴尬，一时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场，只好直接道明来意：“我家瓷窑今日新产了一批薄胎瓷，我挑了一个过来，是想送给朝夕的。”

卫朝夕闻言一笑，几个碎步跑到沈瓷身边，接过花瓶摸了摸，转头便朝卫宗明抱怨道：“老爹，你看他们做的这花瓶，质量多好啊。薄胎瓷烧制难度很大，做的人并不多，这次肯定能大赚。”说完还冲卫宗明使了个眼色，带着点儿哀求的意味。

可卫宗明这次是铁了心要把瓷窑收回来，就当没看见，反而沉声道：“朝

夕，无功不受禄，还给人家。”

卫朝夕别过脑袋，手里还拿着那花瓶，一动没动。

沈瓷心头一沉，不安的感觉空前强烈，上前两步，索性说开了：“卫老爷，这些年承蒙您的照顾，小女和父亲感激不尽。不过，我家既然已经成功做出了薄胎瓷，往后必定不会再拖欠您的租金，该涨的价，您也无须顾忌。只是，这瓷窑我们已经经营了许多年，如果换地方，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还请您网开一面，让我们继续待下去。”

卫朝夕在一旁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也帮腔道：“是啊，爹，您就网开一面吧。”

卫宗明无奈，只好强发出两声笑，斟酌道：“我不是要故意为难沈家，而是……我自己也没办法啊。”他离开座位，走到沈瓷面前，继续道，“沈姑娘，不瞒你说，最近我家手头吃紧得很，正发愁该怎么办呢。这不，昨天有人出了个公道的价，说要买下那座小瓷窑，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你看这几日，你和你父亲抽个空儿，便搬出去吧。”

话刚说完，卫朝夕刀子一般的眼神便射了过去，卫宗明心头一颤，想了想，又补上一句：“这样，上个月欠的租金，你们也不必还了，安心去寻落脚处吧。”

“老爹！”

卫宗明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我心意已定，就这样吧。朝夕，你把手里的东西还给沈姑娘，还能拿去卖个好价钱。”

“这……”卫朝夕还想据理力争，手却被卫宗明攥紧了。他从她怀里扯出薄胎瓷，硬塞回沈瓷手里，瞪了女儿一眼，转头冲屋外果断下令：“来人，送沈姑娘回府。”

沈氏瓷窑里，淮王打量着这座小小的窑场。人手不够，物资不够，空间不够，连陶器也不够精美。不过，既然朱见濂抢先发了话，偏要到这个小瓷窑来视察，淮王也不好当众拂自己儿子的面子。

穿过店面，就是后院和瓷窑了。由于通道较窄，大部分的围观民众都被拦在外面，就连淮王身边的护卫也去了大半。

然而，就在那一部分追随着淮王的人群中，藏着一双幽沉锐利的眼睛，暗暗裹着杀气。

淮王这次视察，讲究的是亲民，便也没在意仰慕的民众跟着。一行人向着瓷窑内部走去，一路上所遇工匠皆屈膝行礼，唯在中央有个专心修瓷的中年男人，心无旁骛，仍继续做着自己手中的活。

他便是沈瓷的父亲了。

朱见濂四下瞧了瞧，没再看见方才那个小姑娘，心底隐隐生出些遗憾。他垂下眼帘，突然发现中年男人手中的薄胎瓷甚是熟悉，明显与那姑娘手中的花瓶是同一风格的。朱见濂想到这里，有些话便脱口而出了：“这薄胎瓷，做得还不错。”

“是吗？”原本正与浮梁县令交谈的淮王回神，听了儿子的话，不禁上前几步，弯下腰细致观察起来。

薄胎上绘有青花纹样，轻巧秀丽。淮王看得赏心悦目，还想瞧得更仔细些，不禁探过手去，从沈瓷父亲手中夺过正在修缮的瓷器，站起侧身，想拿到阳光下一照。沈父原本专注，手中之物突然被人夺走，下意识探身去抢，又怕不小心将瓷器摔碎，于是将整个身躯都抛了过去。

在这薄胎交接之际，人群里猛然冲出一道人影，刀刃在前，凝聚一点，直直向淮王劈下。眼见着手起刀落，前面却愕然横亘出一道身影，沈父斜贴过来，为救下摇摇欲坠的瓷器，倾身相护。

刀锋无眼，剑影无情，身影交替之时，刀锋却是愕然指错了焦点，收不住，血花四溅……

沈瓷从卫家出来，才发现变了天，半卷夕阳照下来，腥腥的，带着些血色。风声呜咽，围墙桂树的影子长短不齐，巷道过分地缄默岑寂，像一片宁静的墓穴。

同来时一样，沈瓷还是独自一人，一条靛青色的方巾，一个绘着缠枝莲玉的花瓶，一颗无所适从的心。

她还不知道已然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噩运。

今日的街道似乎比往常空旷了些，有人正交头接耳，震惊错愕后，继而跑去了相同的方向，明显是去瞧热闹。沈瓷没心思打听这些，现如今，她满脑子都是如何告诉父亲要搬走的事。落脚何处，未来几何，都是迷惘。

就这样恍惚走着，她终于回到了自家的店铺前，却见前方围了一大群黑压压

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沈瓷没能挤进去，嘈杂的话语却不经过滤，撞进了她的耳朵。

“说这刺客呀，本来是想行刺淮王的，结果沈工匠为了保护王爷，用自己的身体替王爷挨了一刀，血当时就流了满地。人群一乱，那满窑的新瓷呀，全撞碎了！”

“人死了没？”

“哎哟，死啦！事发之后，王爷立马把景德镇最好的郎中给找来了，还是没救活。听说这刺客下了死手，刀刺下去没留分毫的余地。”

“那也是真惨，要是救活了，跟着淮王，准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沈工匠虽然死了，可他还有个女儿啊。这辈子，怕是有福享咯！”

沈瓷再也听不下去了，内心如同万千虫蚁啃噬，将她的肺腑搅得四分五裂，血淋淋的，好似一张口便要吐出来般。她用尽全身力气拨开人群，闷着头冲进瓷窑，看见眼前的一切，便分毫不动了。

满地的碎瓷，满地的血迹，还有那被罩上白布的……父亲的面容。

／ 第二章 ／

前程未卜



他混在人群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光阴仿佛静止下来，躁动的人声渐渐褪去，只余下她单薄的身影，站在满地狼藉的中央。

不过是三个时辰的光景，命运却已翻天覆地。朱见濂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说到底，是他将淮王引到了这儿，也是他出言令淮王单独上前，最终酿成了沈家的悲剧。可是他又怎能预料到这些呢？一念恍惚，便是命运交错。

沈瓷上前几步，跪着掀开那白色的布，良久，才微微翕动干枯的唇瓣，一字一顿地问：“是谁杀了我爹？”

她的声音，很平静，如果没有看到她的脸，朱见濂真的以为她几乎没有情绪。可是当他低头，却发现她的泪水不停地喷涌而出，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止都止不住。

气氛一瞬间变得微妙起来，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淮王身边的一个随侍道：“事发突然，我们没有抓到刺客。不过，王爷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还请姑娘静待消息。”

沈瓷没有抬头，朱见濂却可以瞧见她薄薄的嘴唇骤然紧绷起来，没有咬牙切齿，却分明是在心底发了狠，某种决心已然下定。

一直沉默的淮王终于开口：“你叫什么名字？”

沈瓷像是没听到般，理也没理他。淮王想想，也就理解了，若不是他来到沈家的瓷窑，沈父也不会惨遭噩运。这姑娘迁怒于他，并不是多奇怪的事。可他毕竟是王爷，她不答，便也不再问了，两个人都不吭声。

眼见着气氛尴尬，淮王的随侍忙打圆场：“回王爷，奴才刚打听过了，她叫沈瓷，是沈家的独女。”

淮王心里一动，反问随侍：“独女？她母亲呢？”

“母亲早逝，这些年一直是她和父亲相依为命。”

“这样啊……”淮王眉宇柔和了些，再看沈瓷，便多了几分惭愧的意味。他弯下腰，离沈瓷更近了一些，郑重道，“你父亲是为我而死，我自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若有什么心愿或者想要的赏赐，不妨说来，我都会满足你。”

沈瓷仍是沉默，那模样，似乎连思索都没有，整个人好似空荡荡的，漂浮着。

淮王想了想，又补充道：“或者，你父亲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可一并告诉我。”

话音落下，沈瓷像是被劈中，僵直的背脊突然颤了颤，肌肉绷得更紧。脑中零零碎碎浮起一些斑驳的思绪，她想，父亲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呢？

沈父的一生，爱瓷如痴，就连给女儿取名，也是一个“瓷”字。他是个没钱没势的小人物，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制出精美的瓷器，可碍于金钱和技术，一直未能圆梦。今早的薄胎瓷出窑以后，沈瓷曾以为父亲终于离梦想近了一大步，没想到，却是永诀于此。

抬起头，她终于看向了这位高高在上的王爷，缓缓道：“我爹未了的心愿，便是……制作出最精美的瓷器。”

淮王为难，眉峰蹙紧：“人既已不在，这愿望又如何实现？”思索了片刻，以为这姑娘是变着法要钱财，又提议道，“要不然，我买一批上好的瓷器送给你，可好？”

沈瓷摇头：“不，这不是他想要的。”

淮王叹息，琢磨不透她的心思，顿了顿又问：“那还能怎么办？”

沈瓷抿紧嘴唇，有片刻的恍神。是啊，还能怎么办呢？父亲都做不出，难道自己就能凭空做出吗？眼前的画面涣散开来，淮王的面容渐渐变得模糊，沈瓷眨眨眼，再清晰的时候，目光的焦点却落在了淮王身后的人身上。

浓黑的眉毛，漆亮的眼睛，一身墨色团福锦缎长袍，将他整个人衬得挺拔颀长。

目光相对时，他也正好看着她，不动声色，却意味深长。